

我們說行醫的目標是拯救生命，但好笑的是，這條偉大專業的道路卻必須建築在無數死亡上。從追隨英年早逝傳統的古人，只為了給幾世紀後才出現的疫苗鋪路，到如今一堂簡單的實驗課裡的小白鼠，純真無邪地等著一批大一新鮮人來挖出牠們的新鮮腸子。

一年前，我們的老鼠在塑膠板上被行了釘刑；牠的小心臟在空氣中狂亂地跳動，像一隻出了水的鮮紅色蝌蚪。就在我們眼前那顆心臟漸漸停止了。就這樣。啪！在那副破碎的小身軀裡，有某個東西不見了，沒了，不可能再回來了。只剩下一灘毫無意義的鮮紅肉塊。

一年後，我們站在實驗台前，聞著又甜又嗆的福馬林。同學用一個華麗的動作把大體老師的鋪蓋掀起。

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，是一股怪異的驚奇感。

她躺在那，皮膚皺縮而呈褐色，五官扁平而僵硬，讓那張臉看起來像副面具。事實是她給我的感覺像是一件物品，一件中學生用硬紙板做出的美勞作品。

這聽起來很殘酷。然而讓我的顧慮煙消雲散的，不是謙卑或感激敬重之情，而是單純的麻木。我絲毫沒有感覺我眼前的這具身體曾是個人。我對我的感覺感到慚愧嗎？完全不，我感到幸運。如果我的反應不是如此，我可能永遠無法下任何一刀，無法留在這個專業。事實是，當我舉起手術刀劃入老師的皮膚時，我只覺得我好像在切開一堆白膠和碎紙漿。沒有血，沒有猩紅色的肉，沒有刺痛。什麼都沒有。

很有趣，我能夠為一顆小白鼠的心臟感到不安，卻在剖開一個人的血肉時，連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很有趣，也很嚴肅。

我們學醫並不代表我們就是悲天憫人、滿懷博愛濟民壯志，不。我們學醫，只代表我們會持續不斷地發現自己離那個想像有多遠。